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洋軍閥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洋軍閥

(五)

来新夏 主编
焦静宜 编



986970

(沪)新登字110号

封面题字 郭沫若
责任编辑 徐跃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洋军阀(五)

朱新夏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8 插页 1 字数 636,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08-01046-3/K·220

定价 26.80元

北洋军阀 第五册 目录

第五部分 军阀人物传记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提要 重要论文摘要

参考文献索引 附表

容庵弟子记.....沈祖宪等编纂 杨嘉年标点 三

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张一麀撰 米新夏标点 九五

合肥执政年谱初稿.....吴廷燮编 米新夏标点 一〇七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来新夏标点 二〇一

吴佩孚先生年谱.....赵恒惕等编 莫建来标点 二二一

北洋军阀人物小志.....徐景星等编 莫建来等编 二六九

北洋军阀大事年表.....焦静宜等编 莫建来等编 三九一

参考书目提要.....莫建来等编 莫建来等编 四九三

重要论文摘要.....莫建来等编 焦静宜等编 六四五

参考文献索引.....

北洋政府将军府将军表		胡菊蓉编
北洋政府将军行署将军表		胡菊蓉编
北洋时期中央军队序列和职官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室编

八七 八七 八七

第五部分 军阀人物传志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提要 重要论文摘要

参考文献索引 附表



沈祖宪 吴闿生 编纂

容庵弟子记

民国二年铅印本



容庵弟子记

吴閻生 沈祖宪 编纂 杨嘉年 标点

卷一

大总统袁公世凯，河南项城县人。前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县北之张营，因乱徙居营东二十里，筑寨聚处，是曰袁寨。时捻匪出没皖豫间，常游弋寨外，焚掠附近村舍，群儿骇走。公方五龄，家人负之登陴，纵观万众沸腾，略无惧色。其胆识坚定，由天赋也。本生父受臣公保中，奉重慈，家居，筹办团防，保卫桑梓。胞叔笃臣公保庆，为端敏公甲三从子，从端敏公暨毛文达公昶熙转战皖豫间。年四十无子，爱公以为嗣。同治五年，公八龄，从笃臣公宦山东，延师明经王志清授读，颖悟过人。师导游明湖，入铁公祠，从师问铁公事实，太息流涕。携入剧场，遇演忠孝事迹，乐观不倦，荒唐神鬼，辄屏不视，师大奇之。七年冬，笃臣公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公侍行。过淮安，张中丞汝梅留度岁，极爱重公，许其远到。八年，侨寓扬州，复移江宁。江督马公新贻以营务悉委笃臣公。时大乱之后，伏莽充斥，疮痍满目。笃臣公督缉抚循，罕归私第。公髫龄应事，亲友悦之。其间马公新贻被刺，曾公国藩即世。阖城惊惶，谣言四起。公督率家人闭门谨守，处之坦然。受臣公、笃臣公素讲宋儒之学。本生母刘太夫人、嗣母牛太夫人，训戒皆严。公奉侍左右，能得欢心。与仲兄厚甫公世敦、叔兄清泉公世廉同学攻苦，以道义相敦勸。公喜游览山水，复善骑，课暇辄策马登览清

凉山、雨花台、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两兄戒之不能已。时年仅十二三，控怒马无仆驽，颇具英勇之概焉。业师孝廉曲沼，兼精武技，以公有膂力，教之拳勇，体格愈强。十二年五月，笃臣公卒于江南盐巡道任所，江督李公宗羲奏请附祠立传。公哀毁骨立，病五阅月。刘公铭传、吴公长庆与笃臣公为莫逆交，代治其丧，见公皆器重之。是年冬扶柩，兼奉祖母王太夫人、嗣母牛太夫人还项城，卜葬笃臣公于袁寨之右。十三年春，从叔文诚公保恒归省，见公伟异，命偕清泉公入都，从从叔子久公保龄肄业。公不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师禁之。乃昼习词章，夜究兵书。又喜读左氏传，制艺宗周馥山，试律爱刘西沅，胸襟豪迈，于此可见。光绪元年八月，受臣公卒于里第。赴至京，清泉公先回籍，子久公以公降服，不令归。公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周阁学寿昌诊治，药数十剂始痊可。冬，文诚公由陕甘转饷，被召还朝，任户部左侍郎，督课加严。公益奋勉，从谢孝廉廷萱学文，周孝廉文溥学诗，张太史星炳学卷楷，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小时。文诚公入值，公尚未寝，黎明散归，公已就读。文诚公虑其过劳，常戒抑之。二年秋，降服阙南归，应乡试不第。九月，于夫人来归，公年十有八矣。三年正月，复入都读书。文诚公调刑部，事愈繁重。公常作文论，有所陈说讽谏，文诚公辄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每训励之曰：「汝思虑太多，防患太深，遇大事恐难立断。」公服膺斯言不忘。冬，文诚公奉朝命帮办河南赈务，携公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时当隆冬，公驰驱冰雪之中，面手皴裂，然不稍懈。常匿居开封东门外之何氏别墅，不与官吏交接。四年夏，公以牛太夫人疾归省。五月，文诚公婴时疫，只身卧行馆，以手书招公来。公即星夜奔赴，至省则已薨矣。料理身后一切，并检点公私未了各事，措置井井。有

司承大吏命，月致饮食费三百金。公辞以先叔自备资斧，未用分文公帑，何可于身后拂其志，坚却不受。未几，涂公宗灏任河南巡抚，公举文诚公未竟之事，及委员查赈情形各密件，并加注说，封交涂公。涂公虽下车伊始，得瞭然庶务，有所藉手，乃以十金购冥资奠文诚公之灵，云申感谢之意。其牧令玩视赈务者，即分别参撤。人咸喜服涂公神明，而不知其端实发自公也。七月，子久公携文诚公子世勋来汴成服，诸事皆已就绪。释奠后，公先回陈州，预备一切。子久公携世勋扶柩归，暂停郡城宅内。旋即还京，留公在乡，延堪舆家卜宅兆。十二月，于夫人生长子克定于陈州。时公伴地师吴佑文远出觅地，晚归始知得子。入试啼声，喜为英物。即驰函报告牛太夫人，以慰望孙之心焉。公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值考试，又喜为人捉刀。士林有微辞，公同而痛自修改。纠集同志立丽泽山房及勿欺山房两文社，分门讲习，公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严汝诚、任镇南、高景祺、钱松韵皆社友也。公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时吴公重熹守陈州，约公为诗酒友，雅敬爱之。天津徐相世昌，以孝廉馆淮宁县署，往游公别墅，闻者外出，公方在仰山堂读书，徐公不同主人径入，公起立揖谈，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公无力入都应试，公助以川资，始克成行。公以姊丧，赴商城杨侍郎貽堂家会葬。道颍州，程军门文炳方退居，与有旧，留公小住，纵谈兵略，伟公识论，谓似久历行间者。毛公昶熙归葬其母，公以至戚亦往会，毛公属为款待。宾客段学士晴川，年已八旬，审视公久之，语毛公曰：「此谁家子弟，酷似李子和少年时，非凡品也。」子和者，李公鹤年，时方督东河也。道员张向宸办河南赈捐，嘱公分办陈州捐务，集款独巨。五年，以文诚公捐赈款移奖公中书科中书。秋应己卯

乡试，同社获雉二人。公在社中常列前茅，竟不与，乃倾篋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龂龂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六年冬，庆军统领吴武壮公长庆帮办山东海防，稔知公才，调赴登州，真之幕中。副委会办营务，倚如左右手。七年秋，以文诚公安葬假归。冬回防。八年夏，朝鲜前王无子，以其弟李昰应子熙继统。昰应有雄略，执政柄，境内治安。熙长，宠闵妃。妃险鸷，夺昰应政权，以戚党诸闵代之，两党积不相能。诸闵贪残，骄侈无度，军民交怨。会兵饷十阅月不发，饥军哗溃，乱民附之。昰应阴喉乱民戕诸闵，曳妃出宫，将杀之，遇赦免，携其子匿忠州闵应植家。乱党波及日本人之旅居韩境者，日人发兵入韩京。韩官金允植、鱼允中因事在津，乞援于署直督张公树声。树声入告，朝命吴长庆督师东渡。公奉檄赴津，谒张督商度部署调兵运械各事。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回防济师，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杉板探查陆军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遂勘定由马山浦登岸。归白吴公，分调各队，陆续咸登，遂偕将士露宿荒野。日本兵队由仁川口登岸，帆樯相望，彼此戒严。清军以久无战事，纪律稍弛，分起开行，稽查难周，姦淫掳掠，时有所闻。吴公以为耻，商请公设法整饬。部将多吴公旧侣，素骄纵，复多谗阻。公因曰：「禁骚扰不难，得帅信非易耳。」吴公默然。逾日滋扰愈甚，公入帐请吴公出外，仰观山坡，遗物堆集。吴公问：「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曰：「王师戡乱，纪律若斯，遗笑藩封，玷辱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吴公大惊变色，誓曰：「清汝放手为我约束，有所谗谤者，非吴氏之子孙。」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卒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

传示。有韩绅控姦戕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犯，手刃之，厚恤韩绅家。滋扰稍敛，然仍未绝。公白吴公曰：「徒戮兵丁无益，其约束不严之官弁，须加惩治乃可。」吴公然之，檄公总理前敌营务，许以便宣行事。乃择官弁中约束尤疏者，撤办数人，将士慑服，不敢犯秋毫，军声乃振。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谓公枉杀。吴公瞋目叱责，遂无敢再进谗者，兵民由是相安。韩人返思，历久不忘，至为公立生祠，岁时瞻拜。清军由南阳、水原进发，抵韩京南门外，支帐电扎道员马建忠建议，以昱应赴华，然后捕治余党。张督树声采其策，密檄施行，议俟昱应来营答拜，即昇之行。吴公令公密为布置。昱应至营，护从甚众，公遣兵阻于外，引昱应入，与吴公笔谈。昱应寒暄毕，觉有异，书曰：「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吴公尚支吾不忍发，公握刀在侧曰：「事已露，迟则生变！」即促人扶昱应入肩舆，星夜趋马山浦，登兵轮，送天津。适李相鸿章墨经，回北洋任，以昱应赴保定安置。吴公令公入城，拘留韩大将王胞兄李载冕，勒令捕交乱党，夜深未获一人。适韩王函诸遣兵剿办乱兵巢穴利泰院，枉寻里两屯，公立即率队驰往。黎明合围，党众初犹抗拒，旋即散走，获其中强悍者百余人，解回营。请吴公鞫问。择尤悍者诛十人，余悉遣之。日本与韩廷亦缔约归好，事遂大定。庆军大营移扎东门外关帝庙。先是，公居宿营帐数十昼夜，适多雨，常衾枕尽湿，不能眠，兀坐达旦。至是始得居斗室，病作剧热。夜深黄士林自城南遣人来报：见有多数日人白衣渡江，将袭其垒，亟待援助。吴公招公起，令率兵二百往援。公曰：「日韩甫成约，断无与我开衅理。果有之，二百兵亦无济，请先往察看。」乃力疾带四骑驰二十余里至江岸。天微明，一无所见，询诸土人，乃昨夜有巨室殡葬，曾由此渡，始知黄仕林张皇轻报。归告吴公，军中益服公之胆识。甲午之役，黄士林果

弃旅顺潜逃，捕获死于狱。事定论功，吴公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语，首论列公。咨李鸿章、张督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日，奉旨：以同知用，并赏戴花翎。时韩人交涉事繁，操防多故。吴公延通州张馨入幕，寄以内事；而外事悉委之公，令诸将及韩宫造谒取决焉。时公年二十有四。日本以花房义质为驻使，近藤直锄、岛村久竹、添进一郎继之，吴公亦令公与之酬酢焉。初闵妃遁匿，后显应谓其已死，为发丧。乱定始知妃所在，除服迎还宫，仍专政。中国营宫往贺，有武弁凌毆韩人，公执将戮之。吴公亲造公室，乞贷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图书请吴公阅，潜出斩之，入而请罪。吴公大笑曰：「执法固应若是。」吴公戚族有在军者，吴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者，公执而诛之。诸役纠五百余人，咸称有瘾，罢工请资遣内渡，将见公。公戒卫卒多备刀索，至则缚而诛之，诸役旋散去。吴公闻之，谓公曰：「果来，能尽杀之乎？」公曰：「惟田横之徒能同死，乌可律诸役。」示怯必来，示威则散。果来，拟尽缚之，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必不认矣。」吴公叹服曰：「真应变良材也。」韩王怨前寇后，意图维新，请于北洋，遣德人穆麟德总税务，华中书马建常赞外交，皆予秩俸。尤注意练兵，遣近臣数辈，请公代治军旅，公勿许。时吴公移营下都监。十月，王亲造吴营，求借公拜为上将。吴公知公志，亦勿许。王再四言，非得请不去。自午至暮，吴公稍犹豫。公在外闻之，即草书遗吴公曰：「某幼读父书，粗知大义，委贄事君，只知其一。韩为藩属，分茅立国。某头可断，陪臣必不可为也。」吴公席前启视，据以谢王。王知不可夺，乃商请吴公，委公兼代练新军，夜分始散。公奉檄后，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先立新建亲军，继立镇抚军。王清公移居三军府，以为

督练之所。公请王派韩员司粮饷，公专司训练，韩人供给悉不受。未及期年，成效大著。韩诸臣及洋员参观者，均深赞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及韩王亲临校阅，皆欣悦叹美。公仰体清廷怀柔远人之意，待韩军民多主宽恕，故韩人感戴若父母，妇孺亦知敬爱公。韩初开禁，不诸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公。其间吴公屡赴津，就李相议事，常数月不回。留公护诸营，客主相安，从无间言。将士相戒，以袁公留护，素无假借，宜各自励，慎勿稍犯之。十年春，清廷议以法人失和，布置辽海，将调庆军分兵防金州。吴公拟檄公统三营，留防韩京。公坚辞，让于提督吴兆有，仍愿专办营务、防务。吴公白李督附片，以公廉明果毅，晓畅机宜，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又以吴公从军之始，所带庆字营委公兼带，作为坐营。公以韩军练成，不暇兼顾，请韩王命，将接统之。庆营哨弁，从吴公最久，官多提镇，兵亦素骄。公恩威互用，数旬悉就范围，操练纪律冠各营。东西各国有来与韩订约者，李相令公赞助，指示韩人，多所补救。李相谓公非第知兵，且谙外交矣。闰五月二十一日，吴公卒于金州，公为服心丧。吴公病笃，犹亲作书致子久公曰：「敝部能合，令侄可统；如仍分驻，士林资深。请转告李相。」是年秋，清廷以定界事与法兰西国有违言，而韩臣之游日本者，煽惑日人，请其代韩练兵千余人，以备离清独立。又群小闻是应有释回之议，惧甚，亟谋抵制。又进策韩王，遣员致款俄人。公微窥其情，料必有大乱。上书李相，预白机宜。十月，公畜鹤十数，一日忽尽飞去。公曰：「鹤知几难将作，吾其归乎？」十五日，韩臣开化党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朴泳教、徐光范、徐载弼等十数人请公及吴兆有、总兵张光前晚宴。设席于日本使馆对门邮政局内，谋先除中国三兵官，再分兵攻华营。吴、张

疑有变，均辞不赴。公曰：「我辈全辞，适足示弱。」乃先一时衷甲怀械，轻骑往。主人半至，公即索酒饌先食，谓朴泳孝等曰：「今晚有要公，不能待主人毕集。」携朴泳孝手至马前，乘骑即回。党众相顾失色，谋不得逞。十七日，洪英植等又设筵，邀妃侄闵泳翊等诸戚贵，及英、德、美、日请驻使，中国商务委员道员陈树棠、税司穆麟德晚宴。日使托疾不赴。开宴已将三鼓，党徒自局后纵火，请宾出观。徐载弼率留日武备生徒十二人乱刀击闵泳翊。泳翊仆地，宾主哗散。闵家人昇泳翊至麟德室始苏，延美医救治。树棠以难告公，即率兵二百往弹压。抵邮局，寂无一人，日使馆门紧闭。探知泳翊在穆宅，往询其故。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派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泳翊伤见骨，但言：「开化党杀我而已。」公督队沿宫墙巡视，道遇韩队疾走，询所往，对以奉命入卫宫禁。及宫门，门已闭。傍晚收队回营。探悉泳翊被贼后，洪英植等驰入宫，泣告王以清兵变，戕及泳翊。王及妃大怖，任其处置，乃勸王移别宫。金玉均怀出洋纸铅笔，执王手通书「日使入卫」四字，送日馆。韩乱党已预囑，请竹添先率卫兵三百余人在宫矣。遂拘王及妃、世子于景祐宫，编门户，杜饮食，以留日生徒绕王座，日兵典门禁。矫诏召戚贵老臣闵台镐、赵宁夏、闵泳穆、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等悉杀之。又杀太监柳在贤于王前，血染王襟。十八日，以洪英植为右相，朴泳孝典兵，徐光范司外交，朴泳教授都承旨。公集吴、张商救护策。二将谓：「无北洋令，不敢轻动。」公曰：「渡海请命，其何能及？」乃会商致书韩王，请往护。党徒矫复阻止，遂遣泰安兵船，送书北洋，并令先经旅顺，请子久公电告。越旬余始得北洋复电，令坚壁自守，以待调停。时清政府以朝鲜夙隶东藩，必欲定其乱萌，仍备三格，又虑